

小小说

两座碑

胡家胜

在进入金银湾村的山垭上，有两棵合抱粗的柏树，这两棵柏树像两把擎天巨伞，一年四季为路人遮风挡雨。在柏树下，有两座庄严的石碑，上面刻着熠熠生辉的红星。一座是红军烈士田皑山的，1934年牺牲在鸡公垭的阻击战中。一座是解放军战士田滚滚的，农村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的第二年牺牲在南疆，是一位滚雷英雄。

田皑山的石碑是解放后田发喜爹打的。田滚滚的石碑是后来田发喜打的。起初，田发喜打碑还让人产生过误会。

叮当、叮当

听见铁锤敲击钢錾的声音，金银湾的人都知道，老石匠田发喜在为自己打碑。

昏黄的马灯下，发喜老汉戴着老花眼镜，一手持锤，一手握着钢錾，正对着一块青石碑面精雕细琢。经过反复地打磨，青石碑面泛出了绿豆色，溜光得能照出人影。

发喜老汉给别人打了一辈子石碑，有的高大气派，有的虽矮小却不失精巧，在凤冠山下的四邻八寨，谁都夸他的手艺，谁都想做他的徒弟。

岁月在发喜老汉饱经风霜的脸上刻下了深深的皱纹，头上的青丝巾与染霜的白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瘦小驼背，双手青筋暴凸，微微颤抖着，半斤小铁锤仿佛千斤重，有时还打偏，伤着手，他的手指上缠满了胶布。发喜老汉这辈子只收过一回徒弟，并按乡里规矩请了鲁班酒。徒弟是金银湾里田老爹的那根独苗，滚滚。滚滚那年高考落榜，正灰心丧气，那日见发喜老汉在村口的老柳树下，给过世的麻婆打碑，便蹲下来观看。

喜爷，您老无儿无女，这把年纪还干力气活，哪嘛不觉苦呢？

苦？哈哈哈！发喜老汉停下手里活，一阵爽快的笑，顺手摘下别在腰带上的酒葫芦，咕噜咕噜几口后，抹嘴说：是苦，苦中有乐嘛。来，你小子也喝一口，尝尝味。

滚滚迟疑地接过酒葫芦，抿了一小口，眉头皱成了疙瘩。这酒好烈好苦好辣哟。滚滚烧红了脸。

一阵山风吹来，柳絮翻飞飘舞。

过日子也像这酒，哈哈哈！发喜老汉又是一阵爽快的笑。滚滚做了错事的孩子，勾下了头。

滚滚做了发喜老汉的徒弟，做得极认真。

唉，人老眼花，打不出过水平。发喜老汉怔怔地望着石碑，喃喃自语。他拧长了马灯捻芯，昏暗的灯光一下亮了许多。他把自己关在屋里整整半月，从碑的构图、造型、刻字、镂花，都仔细推敲，发誓要打好最后一块碑。这块碑的石料是半年前在山里放炮炸的，然后花了一桌酒席请人抬回来。石料细腻，隐隐地现出龟纹。龟纹石，龟纹石，有人惊呼。啧啧，这料好，千年不烂。抬料人咂着嘴巴，中间竟然有人出高价要买。发喜老汉只是笑。大家晓得，这是他自己准备的。

滚滚做完两年徒弟，出了师。滚滚说：师傅，您无儿无女，我就是您儿子，我为您养老送终。发喜老汉听了，泪水在眼眶里打转。然而，这年冬天，滚滚入伍参军了。在村口，发喜老汉攥着滚滚的手：徒儿，喜爷只求你一件事，不管你当官了，还是远走高飞了，一定要回来给我打块碑，算你没白喝那口酒。滚滚望着师傅，哽咽着说：嗯，您放心，到时候尽我本事。

徒儿，好走。

师傅，留步。

于是，一人站在村口打望，一人慢慢出了村口。滚滚没为发喜老汉当成碑，他牺牲了。听广播里讲，滚是在前线为部队开辟前进通道时滚雷牺牲的，他的鲜血染红了南疆的木棉花。发喜老汉没有哭，却猛猛地喝酒，他觉得当兵的唯有死才壮烈，死才光荣。不然，要你当兵干嘛？同时，他又深深地惋惜：滚滚那身手艺好。他按金银湾最隆重的祭奠，为滚滚焚了纸，烧了香，祭了酒。

金银湾好几天没听见那铁锤敲击钢錾的声响了，大家正在纳闷、猜疑。这时，发喜老汉的隔壁邻居山婶跑来，慌慌张张地对人说：发喜老汉病了，尽说胡话，老远都听得到，门反锁着，不让进。末了，又补充道：这怎么行，得想办法进去看看。有人提醒：先抬到医院再说。

大伙撞开了发喜老汉的屋门，只见发喜老汉静静地躺在床上，两眼一动不动地盯着天花板，安详的脸上挂着一丝笑意。发喜老汉走了，为自己打完了这座碑，连向乡亲们告别一声也没来得及，就无声无息地走了。

横在床前的青石碑上，马灯还在放着昏黄的光。灯座下压着厚厚的一大摞黄草纸，旁边的酒葫芦盛满了酒。村长捧起那摞草纸，突然触电般地惊叫起来：怎么？这碑是给滚滚打的！

众人看到，那摞黄草纸的最上一页用狼毫小楷工整地写道：乡亲们，我走了，这碑是给滚滚打的，请立在村子垭口的古柏树下。

从此，金银湾的垭口上有了两座烈士碑。

土家十大碗

陈红滔

村头的老陈最近有点闲，已经整整半个月，没有人请他去帮厨了。

老陈是厨师，从爷爷辈传下来的手艺，专门做土家十大碗，特别是一手扣肉做得神入化，浓油赤酱卖相极好，口感更好，肥瘦相间入口即化。

虽然现在流行新的酒席做法，但只要听到是老陈帮厨，吃酒的客人就来得格外齐整，连轻易不出门的老人家，也张罗着穿上青色对襟大褂，掐着时间前来坐席。

老陈没有班子，一把勺子走天下，唯一的儿子小陈偏爱学做三下锅，在村里开了一家农家乐，菜好吃，加上隔高速收费站不远，平时生意还可以。但若要他学做十大碗这样的老古董，那是不行的，爷俩谁也说服不了谁。

往年这时候，村里人家娶媳妇嫁闺女，搬家暖房各种名目的赈酒多得是。今年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反复，赈酒的人家少，连礼炮声也熄了火。

这天小陈接到老陈电话，让他开车回去一趟，有事。小陈已经宅家好几天了，听老爷子叫他，把前段时间两人闹口角的事抛到九霄云外，不顾媳妇阻拦，戴上口罩一溜烟跑

了。

到了家，老陈扔给他一对箩筐，说去买点菜，准备做十大碗。

这时候谁家还赈酒啊？

没人赈酒。

那您？

跟我走就是了。

莫非是老爷子委婉示好的表示？小陈乐开了花，和老陈全副武装去了菜市场，按十大碗规格采买齐全，装了小半车。

回来就忙开了，老陈先挑出五花肉煎炒烹炸准备做扣肉，又找出蹄膀做蹄子肉，还有木耳炖鸡，鼎罐炖猪蹄，蒸蛋卷，黄豆老鸭，鲜辣椒盒小河鱼。

十大碗在热气氤氲中开始现出雏形。

虽然以前看过老陈做菜，但这么从头到尾围观加帮忙，还是第一次，小陈一边看一边惊叹，原来十大碗是这么做出来的噢！

等待蒸煮的空闲，小陈想，老爷子都这么表示了，自己也上道点，先认个错，等会喝两杯，事儿就过去了。

前天本来打算过来吃饭的，这不看到你往收费站溜达去了，没好意思。

哦？大过节的人家也没回家，太不容

易了，我过去看看能帮啥忙。

老陈一边说，一边从凉水里捞出扣肉坯，准备切块码盘，小陈自告奋勇也要试试，结果一刀下去就被喊停。老陈亲自操刀，把炸出虎皮的扣肉坯切成细细的小块儿，外面那层皮要断不断。

老陈说，看清楚了没，要想蒸好的扣肉出锅不变形，这道工序的时候千万不能切开。

扣肉在大铁锅里掐着时间蒸了两小时，取出来倒扣进盘子，整整齐齐一大盘，金红油亮的扣肉颤颤巍巍，一块接着一块码成半圆，活像圆规画出来的，服帖极了，缝缝里还透出一股浓郁肉香。

小陈赶紧取出筷子要先尝为快，被老陈打掉，不是给你吃的！

啥？那是给谁做的？今年也没人过来拜端午。

给收费站那边值班的人吃的。

人家值班的连过节都没回去，天天吃凉面，再不吃点热饭热菜，怎么受得了！

给他们送过饭，咱爷俩喝一杯。老陈又说。

小陈放下手里的筷子，麻溜地和老陈一起用家里的盆盆罐罐把菜打包好，最后又加上一大桶木蒸子饭，小陈开车，爷俩往前面高速收费站疾驰而去，后面车厢里勺子和碗轻轻碰撞着，发出一串悦耳的交响曲。

木油潭行吟

钟慧梅

带着心灵去旅行，在木油潭驻足。秋风清浅，漫天碧透，木油潭宛若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处子，横卧四都乡野，和沅溪相交，与牧笛溪彼邻。

其潭，是从奇形怪状的石缝里蹦出来的。乍一见，明明眼前尽是巨石，可拐个弯儿，抹个角儿，就有了水，有了潭，且华华丽丽入了眼，神奇得不像话。

潭水，深浅不一，或急或缓，清澈透亮，一如玉浆。深潭，幽暗沼泽，深不见底。静坐潭边，与其对视，眼眸中便开出一朵花，长出一片草，吹来一阵清凉的风。渐渐地，潭便随着心境有了变化。哦哦，这碧绿的潭水，已勾走了我的心，让我感到飘渺灵动。这当儿，你想着它是美好的，它就是美好的。你想着它的神秘，似乎水里会立刻钻出一条美人鱼来。我睁着眼睛，屏住呼吸，就这样与深潭对视，挑战着大自然的高深莫测与魅幻魔力。

一个人的深潭，精彩哩。

浅潭，静如处子，温婉可人，在阳光的照耀下，能一眼望透潭底。不大不小，不规则不矩的鹅卵石光滑圆润，如憨态可掬的玩偶，在水里清晰可见；青苔吐着绿意，在水影里肆意舒展身姿，鱼们在鹅卵石和青苔间东躲西藏，一副与世无争的样子，是那么悠然自得。急流处，水花打着滚

儿，翻着身儿，轻盈灵动，如调皮的孩童，亲吻你的脚踝，又嘻嘻哈哈、叽叽喳喳跑开。

我光着脚丫，浸润溪水，踩着鹅卵石，来回走动，脚板又疼又痒，麻酥酥的，走完之后却是无比舒坦。这样的态势，勾引我又来来回回走了好几圈，让脚和鹅卵石紧紧地融合在一起。

在急流潺潺的声响里，孩童们光着屁股，一头扎进清亮亮的浅潭里，或来几组百里浪，跃入潭中，激起千层浪；或摔几回水上漂，浮在水面，展示高超泳技；或扎几个猛子，潜入水底，捉鱼摸虾。

河柳，把根深深扎进河滩，把枝叶放肆伸向天空，然后，抬头挺胸，矗立在天地间。站立树下，昂首凝视，似乎都能感觉到一股强大的自然界的能量在向我逼近，让我不得不正视自己，昂扬向上，向阳生长。不远处，几棵河柳树兜，斜卧河滩，沧桑厚重，它成了我眼中绝佳的艺术品，让我不由自主地举起相机，转动镜头，按下快门，定格它的美妙。

阳光透过河柳的枝桠，将斑驳陆离的光影投射河面，捉鱼摸虾的孩童们，许是一不小心发现了阳光的秘密，不经意间，孩童们齐刷刷地浮出水面，和着这迷人的光影尽情玩耍嬉戏。木油潭沸腾了，乡野也沸腾了。

远山如黛，啾啾鸟鸣。

田野在微风里翻开波浪，成为大自然笔下浓墨重彩的油画。红的灿烂，黄的精彩，绿的极致，白的雪白。

随着日子的游历，在田间地头一层层铺垫又一层层叠加，丰收的节奏被秋风拉紧，稻子供着背，弯着腰，在稻田里挨挨挤挤。辣椒在地头一夜爆红，黄的南瓜、白的冬瓜如同胖娃娃一般，在园子里酣睡。整个田原斑斓多姿，流光溢彩。

黄昏，阳光透过青黛的山岚散发出耀眼的七彩光晕，一环又一环的照耀着木油潭，在山岚间飘逸，在潭水里缭绕，在田野里娇媚，在吊脚楼里多姿，在我心里温婉。

我彻底沉醉！

入夜，木油潭退怯一天的热闹，安静下来了。

月亮从河对面的山岚爬了上来，银盆般的悬挂在山顶。山野被初秋清新的风轻抚、慰藉，斑驳的烙印被秋阳整理、洗涤。我裹一块西兰卡普斜躺在天地之间，听潺潺流水，看云卷云舒。眼睛越过久违的岁月梦境和时光脉络，与山对视，与水眺望，与星回眸，与月对饮，与天空私语，与木油潭低吟。此刻，我是如此渺小。耳鼓，有啾啾虫鸣，有潺潺流水，有夜风婆娑，我枕在木油潭强劲而柔美的臂弯里，香甜入梦。

今夜，月光为你盛开（外三首）

尚庆海

今夜，月光为你盛开
为日日夜夜的牵挂盛开
为你小小的
朴素的心愿盛开

捧着月光的人
知道月光
从来不会辜负那份信任
不会辜负
一颗心系故土的灵魂

今夜，月光为我盛开
为千千万万
善良的人们盛开
月光涤荡了一切尘埃
整装待发的幸福
在泪水丰盈的梦想中

乡村的月光
广袤的田野给了月光
足够任性的理由
要再皎洁一些
再柔和一些

一缕秋风
把洒在屋顶的月光
吹到乡间的路上
一层又一层
乡间的路

就成了一条条光明大道

月光在树冠上跳舞
调皮地钻进叶的缝隙
洒落一地斑驳
把一些绿叶对根想说的话
做了深情地传达

淳朴的乡村
对月光充满敬意
月光对乡村的慷慨
令人动容

月光如水
月光流进村庄
漫过茂密的庄稼
漫过树梢
屋顶

我斟满一杯清酒
敬远方
千种相思
万般柔情
借今夜月光
就热泪两行
饮尽那份惆怅

月光盛开的夜里
密集的相思
在那个
月光盛开的夜里

一瓣一瓣
飘向远方

很轻很轻的月光
像你的手
抚摸着我的头
而我

默默地感受
那芬芳的时光

我知道
你的掌心
始终有一轮
盛开的月光
就像在我的心中
永远藏着一个
圆圆的月亮

年纪大了，免不了怀旧，一怀旧，往事就疯长，漫山遍野，蒙太奇镜头一般，时空交错，来自古。

某天，一个小时的同学生突然打电话，要我帮点小忙，正好我曾经在那个单位工作过，举手之劳何乐而不为呢，便欣然从之。要是时间可以倒流，我们都能逆流而上，回溯到上学那时候，打死我都是不会帮助他的。对他，说心里话，我只有恨。正是这件事，恰好勾起了小时候我那无穷无尽的恨意。

恨他的远不止我一个，除了那些高马大的同学外，大家都忒不喜欢他。他抽烟，臭烘烘的嘴巴像烂泥坑一样，还故意对着别人的脸吹气，恶心得很。这很有可能是我成年后，一直不抽的的缘由。他欺负人，中午简直是我们的噩梦。那年月，好像没有睡午觉的概念，同学们就在寝室里追打闹。他个子比较高大，有事没事就用被子死死地压住我们这些小同学，我是其中之一。被压在里面，好久好久没有松开，不能呼吸，不能动弹，那时那刻，好无助，好痛苦，感觉自己都要死掉了。他霸道，我们上学那会儿有点儿苦，来学校要自己背上米和菜，不管山路有多遥远，道路多崎岖。这些辛辛苦苦弄来的東西，到学校后要受到他的盘剥，劫难后的我们难免就要饿肚子，很长时期内，饥饿都是一种隐隐的痛楚。由痛生恨，由恨生狠，我发誓，将来一定要超过他，打败他，报仇雪恨。

小时候，我恨的人不止一个，那是因为从小备受欺负的恶果。另外一个小学生同学也让我恨了好长一段时间。小学一二年级我是在组上的片区小读的书，三四年级就要到村上的学校去。村小有公路，有汽车，第一次感受到外面的世界好大好大。我是生长在偏远的山坡上的孩子，没见过世面，胆小害羞，怯懦孤独。在村小就经常受到别人的欺负，一个姓李的和他的姐姐最讨厌，他们喊我“鸿里的人”，坡上的人，吐口水、不准进教室、挨打等厄运时有发生。这些都深深地刺伤了我的自尊心、自信心。我心中的恨，由他们延伸到我的父母乃至祖上，为什么要住在那个旮旯里呢。这个恼火的问题生根发芽，野蛮生长，就这样深深埋在了心里，直到考上大学后才慢慢释然。

说来好笑，在偶然的一次聚会上，我和姓李的同学遇上了。一群同学推杯换盏，借着二两“猫儿屎”的劲头，大家回忆起儿时的点点滴滴，说到如何欺负人，那同学突然有点不好意思，举起酒杯要为那时的年少轻狂赔礼道歉，然后一饮而尽。看到他被生活打磨后依然清瘦的脸，我感受到了他的真诚，席间的那些当初的小个子同学们好像也没有曾经的恨了。这就是所谓“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吧！

成长的路途很艰辛，恨意还那么多，这真的有点超出自己的认知水准。